

喻世明言



第二十二卷

木綿菴鄭虎臣報冤

荷花桂子不勝悲，江介年華憶昔時。

天目山來孤鳳歇，海門潮去六龍移。

賈充誤世終無策，庾信哀時尚有詞。

莫向中原誇絕景，西湖遺恨是西施。

這一首詩，是張志遠所作。只為宋朝南渡以後，紹興、淳熙年間，息兵

罷戰，君相自謂太平，縱情佚樂，士大夫賞玩湖山，無復恢復中原之

志，所以末一聯詩說道：『莫向中原誇絕景，西湖遺恨是西施。』那時

西湖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香，青山四圍，中涵綠水，金碧樓臺相間，說

不盡許多景致。蘇東坡學士有詩云：『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兩

相宜。』因此君臣耽山水之樂，忘社稷之憂，恰如吳宮被西施迷惑一

般。當初吳王夫差寵幸一個妃子，名曰西施，日逐在百花洲、錦帆涇、

姑蘇臺，流連玩賞。其時有個佞臣伯嚭，逢君之惡，勸他窮奢極欲，誅

戮忠臣。以致越兵來襲，國破身亡。今日宋朝南渡之後，雖然夷勢猖

獗，中原人心不忘趙氏，尚可乘機恢復。也只為聽用了幾個奸臣，盤荒

懈惰，以致于亡。那幾個奸臣？秦檜，韓侂胄，史彌遠，賈似道。秦檜居相位一十九年，力主和議，殺害岳飛，解散張、韓、劉諸將兵柄。韓侂胄居相位一十四年，陷害了趙汝愚丞相，罷黜道學諸臣，輕開邊釁，辱國殃民。史彌遠在相位二十六年，謀害了濟王竑，專任儉壬以居臺諫，一時正人君子，貶斥殆盡。那時蒙古盛強，天變屢見，宋朝事勢已去了七八了。也是天數當盡，又生出個賈似道來。他在相位一十五年，專一蒙蔽朝廷，偷安肆樂；後來雖貶官黜爵，死于木棉庵，不救亡國之禍。有詩為證：

奸邪自古誤人多，無奈君王輕信何。

朝論若分忠佞字，太平玉燭永調和。

話說南宋寧宗皇帝嘉定年間，浙江台州一個官人，姓賈名涉，因往臨安府聽選，一主一僕，行至錢塘，地名叫做鳳口里。行路飢渴，偶來一個村家歇腳，打個中火。那人家竹籬茅舍，甚是荒涼。賈涉叫聲：『有人麼？』只見蘆簾開處，走個婦人出來。那婦人生得何如？

面如滿月，髮若烏雲。薄施脂粉，儘有容顏。不學妖嬈，自然丰韵。鮮眸玉腕，生成福相端嚴；裙布釵荆，任是村妝希罕。分明

美玉藏頑石，一似明珠墜塹淵。隨他呆子也消魂，況是客邊情易動。

那婦人見了賈涉，不慌不忙，深深道個萬福。賈涉看那婦人是個福相，心下躊躇道：『吾今壯年無子，若得此婦為妾，心滿意足矣。』便對婦人說道：『下官往京候選，順路過此，欲求一飯，未審小娘子肯為炊爨否？自當奉謝。』那婦人答道：『奴家職在中饋，炊爨當然；況是尊官榮顧，敢不遵命。但丈夫不在，休嫌怠慢。』賈涉見他應對敏捷，愈加歡喜。那婦人進去不多時，捧兩碗熟豆湯出來，說道：『村中乏茶，將就救渴。』少停，又擺出主僕兩個的飯來。賈涉自帶得有牛脯、乾菜之類，取出啜飯。那婦人又將大磁壺盛着滾湯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『尊官淨口。』賈涉見他殷勤，便問道：『小娘子尊姓，為何獨居在此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奴家胡氏，丈夫叫做王小四，因連年種田折本，家貧無奈，要同奴家去投靠一個財主過活。奴家立誓不從，丈夫拗奴不過，只得在左近人家趁工度日，奴家獨自守屋。』賈涉道：『下官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，未知可否？』那婦人道：『但說不妨。』賈涉道：『下官頗通相術，似小娘子這般才貌，決不是下賤之婦。你今屈身隨着個村農，豈不擔誤終

身？況你丈夫家道艱難，顧不得小娘子體面。下官壯年無子，正欲覓一側室。小娘子若肯相從，情願多將金帛，贈與賢夫，別謀婚娶，可不兩便？』那婦人道：『丈夫也曾幾番要賣妾身，是妾不肯。既尊官有意見憐，待丈夫歸時，尊官自與他說，妾不敢擅許。』

說猶未了，只見那婦人指着門外道：『丈夫回也。』只見王小四戴一頂破頭巾，披一件舊白布衫，吃得半醉，闖進門來。賈涉便起身道：『下官是往京聽選的，偶借此中火，甚是攪擾。』王小四答道：『不妨事。』便對胡氏說道：『主人家少個針綫娘，我見你平日好手針綫，對他說了，他要你去教導他女娘生活，先送我兩貫足錢。這遍要你依我去去。』胡氏半倚着蘆簾內外，答道：『後生家臉皮，羞答答地，怎到人家去趁飯？不去，不去。』王小四發個喉急，便道：『你不去時，我沒處尋飯養你。』賈涉見他說話湊巧，便詐推解手，却分付家童將言語勾搭他道：『大伯，你花枝般娘子，怎捨得他往别人家去？』王小四道：『小哥，你不曉得我窮漢家事體：一日不識羞，三日不忍餓。却比不得大户人家，吃安閑茶飯。似此喬模喬樣，委的我家住不了。』家童道：『假如有個大户人家，肯出錢鈔，討你這位小娘子去，你捨得麼？』王

小四道：『有甚捨不得！』家童道：『只我家相公要討一房側室，你若情願時，我攬掇多把幾貫錢鈔與你。』王小四應允。家童將言語回復了賈涉，賈涉便教家童與王小四講就四十兩銀子身價。王小四在村中央個教授來，寫了賣妻文契，落了十字花押。一面將銀子兌過，王小四收了銀子，賈涉收了契書。王小四還只怕婆娘不肯，甜言勸諭，誰知那婦人與賈涉先有意了。也是天配姻緣，自然情投意合。

當晚，賈涉主僕二人就在王小四家歇了。王小四也打鋪在外間相伴，婦人自在裏面鋪上獨宿。明早賈涉起身，催婦人梳洗完了，吃了早飯，央王小四在村中另顧個生口，馱那婦人一路往臨安去。有詩為證：

夫妻配偶是前緣，千里紅繩暗自牽。

況是榮華封兩國，村農豈得伴終年？

賈涉領了胡氏住在臨安寓所，約有半年，謁選得九江萬年縣丞，迎接了孺人唐氏，一同到任。原來唐氏為人妒悍，賈涉平昔有個懼內的毛病；今日唐氏見丈夫娶了小老婆，不勝之怒，日逐在家淘氣。又聞胡氏有了三個月身孕，思想道：『丈夫向來無子，若小賤人生子，必

然寵用，那時我就爭他不過了。我就是養得出孩兒，也讓他做哥哥，日後要被他欺侮。不如及早除了禍根方妙。』乃尋個事故，將胡氏毒打一頓，剥去衣衫，貶他在使婢隊裏，一般燒茶煮飯，掃地揩臺，鋪床疊被。又禁住丈夫不許與他睡。每日尋事打罵，要想墮落他的身孕。賈涉滿肚子惡氣，無可奈何。

一日，縣宰陳履常請賈涉飲酒。賈涉與陳履常是同府人，平素通家往來，相處得極好的。陳履常請得賈涉到衙，飲酒中間，見他容顏不悅，叩其緣故。賈涉抵諱不得，將家中妻子妒妾事情，細細告訴了一遍。又道：『賈門宗嗣，全賴此婦。不知堂尊有何妙策，可以保全此妾？倘日後育得一男，實為萬幸，賈氏祖宗也當銜恩于地下。』陳履常想了一會，便道：『要保全却也容易，只怕足下捨不得他離身。』賈涉道：『左右如今也不容相近，咫尺天涯一般，有甚捨不得處？』陳履常附耳低言：『若要保全身孕，只除如此如此……』乃取紅帛花一朵，悄悄遞與賈涉，教他把與胡氏為暗記。這個計策，就在這朵花上，後來便見。有詩為證：

吃醋捻酸從古有，覆宗絕嗣甘出醜。

紅花定計有堂尊，巧婦怎出男子手？

忽一日，陳縣宰打聽得丞廳請醫，云是唐孺人有微恙。待其病痊，乃備了四盒茶果之類，教奶奶到丞廳問安。唐孺人留之寬坐，整備小飯相款，諸婢羅侍在側。說話中間，奶奶道：『貴廳有許多女使伏侍，且是伶俐。寒舍苦于無人，要一個會答應的也沒有，甚不方便。急切沒尋得，若借得一個小娘子與寒舍相幫幾時，等討得個替力的來，即便送還何如？』唐氏道：『通家怎說個「借」字？只怕粗婢不中用；奶奶看得如意，但憑選擇，即當奉贈。』奶奶稱謝了，看那諸婢中間，有一個生得齊整，鬢邊正插着這朵紅帛花。心知是胡氏，便指定了他，說道：『借得此位小娘子甚好。』唐氏正在吃醋，巴不得送他遠遠離身。却得此句言語，正合其意，加添縣宰之勢，丞廳怎敢不從？料道丈夫也難埋怨。連聲答應道：『這小婢姓胡，在我家也不多時。奶奶既中意時，即今便教他跟隨奶奶去。』當時席散，奶奶告別。胡氏拜了唐氏四拜，收拾隨身衣服，跟了奶奶轎子，到縣衙去訖。唐氏方纔對賈涉說知，賈涉故意嘆惜。正是：

算得通時做得凶，將他瞞在鼓當中。

縣衙此去方安穩，絕勝存孤趙氏宮。

胡氏到了縣衙，奶奶將情節細說，另打掃個房鋪與他安息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十月滿足，到八月初八日，胡氏腹痛，產下一個孩兒。奶奶只說他婢所生，不使丞廳知道。那時賈涉適在他郡去檢校一件公事，到九月方歸，與縣宰陳履常相見。陳公悄悄的報個喜信與他，賈涉感激不盡，對陳公說，要見新生的孩兒一面。陳公教丫鬟去請胡氏立于簾內，丫鬟抱出小孩子，遞與賈涉。賈涉抱了孩兒，心中雖然歡喜，覷着簾內，不覺墮下泪來。兩下隔簾說了幾句心腹話兒。胡氏教丫鬟接了孩子進去，賈涉自回。自此背地裏不時送些錢鈔與胡氏買東買西，闔家通知，只瞞過唐氏一人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二載有餘。那縣宰任滿升遷，要赴臨安。賈涉只得將情告知唐氏，要領他母子回家。唐氏聽說，一時亂將起來，咕噪個不住。連縣宰的奶奶，也被他『奉承』了幾句。亂到後面，定要丈夫將胡氏嫁出，方許把小孩兒領回。賈涉聽說嫁出胡氏一件，到也罷了；單只怕領回兒子，被唐氏故意謀害，或是絕其乳食，心下懷疑不決。

正在兩難之際，忽然門上報道：『台州有人相訪。』賈涉忙去迎

時，原來是親兄賈濡。他為朝廷妙擇良家女子，養育官中，以備東宮嬪嬙之選；女兒賈氏玉華，已選入數內。賈濡思量要打劉八太尉的關節，扶持女兒上去，因此特到兄弟任所，與他商議。賈涉在臨安聽選時，賃的正是劉八太尉的房子，所以有舊。賈涉見了哥哥，心下想道：『此來十分湊巧。』便將娶妾生子，并唐氏嫉妒事情，細細與賈濡說了。『如今陳公將次離任，把這小孩子沒送一頭處。哥哥若念賈門宗嗣，領他去養育成人，感恩非淺。』賈濡道：『我今尚無子息，同氣連枝，不是我領去，教誰看管？』賈涉大喜，私下雇了奶娘，問宰衙要了孩子，交付你奶娘。囑付哥哥：『好生撫養。就寫了劉八太尉書信一封，賁發些路費送哥哥賈濡起身。』胡氏托與陳公領去，任從改嫁。

那賈涉、胡氏雖然兩不相捨，也是無可奈何。唐孺人聽見丈夫說子母都發開，十分像意了。只是苦了胡氏，又去了小孩子，又離了丈夫，跟隨陳縣宰的上路，好生淒慘，一路只是悲哭。奶奶也勸解他不住，陳履常也厭煩起來。行至維揚，分付水手，就地方喚個媒婆，教他尋個主兒，把胡氏嫁去。只要對頭老實忠厚，一分財禮也不要。你說白送人老婆，那一個不肯上樁？不多時，媒婆領一個漢子到來，說是個

細工石匠，誇他許多志誠老實。你說偌大一個維揚，難道尋不出個好對頭？偏只有這石匠？是有個緣故。常言道：『三姑六婆，嫌少爭多。』那媒婆最是愛錢的，多許了他幾貫謝禮，就玉成其事了。石匠見了陳縣宰，磕了四個頭，站在一邊。陳履常看他衣衫濟楚，年力少壯，又是從不曾婚娶的，且有手藝，養得老婆過活，便將胡氏許他。石匠真個不費一錢，白白裏領了胡氏去，成其夫婦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賈涉自從胡氏母子兩頭分散，終日悶悶不樂。忽一日，唐孺人染病上床，服藥不痊，嗚呼哀哉死了。賈涉買棺入殮已畢，弃官扶柩而回。到了故鄉，一喜一悲：喜者是見那小孩子比前長大，悲者是胡氏嫁與他人，不得一見。正是：

花開遭雨打，雨止又花殘。

世間無全美，看花幾個歡？

却說賈家小孩子長成七歲，聰明過人，讀書過目成誦。父親取名似道，表字師憲。賈似道到十五歲，無書不讀，下筆成文。不幸父親賈涉，伯伯賈濡，相繼得病而亡，殯葬已過。自此無人拘管，恣意曠蕩，呼盧六博，鬥鷄走馬，飲酒宿娼，無所不至。不勾四五年，把兩分家私蕩

盡。初時聽得家中說道：『嫡母胡氏嫁在維揚，為石匠之妻。姐姐賈玉華，選入官中。思量：『維揚路遠，又且石匠手藝沒甚出產。聞得姐姐選入沂王府中，今沂王做了皇帝，寵一個妃子姓賈。不知是姐姐不是？』且到京師，觀其動靜。』此時理宗端平初年，也是賈似道時運將至，合當發迹。將家中剩下家火，變賣幾貫錢鈔，收拾行李，徑往臨安。那臨安是天子建都之地，人山人海；況賈似道初到，并無半個相識，沒處討個消息。鎮日只在湖上游蕩，閑時未免又在賭博場中頑耍，也不免平康巷中走走。不勾幾日，行囊一空，衣衫藍縷，只在西湖幫閑趁食。

一日醉倦，小憩于栖霞嶺下，遇一個道人，布袍羽扇，從嶺下經過。見了賈似道，站定脚頭，瞪目看了半晌，說道：『官人可自愛重，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之下。』那個韓魏公是韓蘄王諱世忠的，他位兼將相，夷夏欽仰，是何等樣功名，古今有幾個人及得他？賈似道聞此言，只道是戲侮之談，全不準信。那道人自去了。過了數日，賈似道在平康巷趙二媽家，酒後與人賭博相爭，失足跌于階下，磕損其額，血流滿面。雖然沒事，額上結下一個癥痕。一日在酒肆中，又遇了前日的道

人，頓足而嘆，說道：『可惜，可惜！天堂破損，雖然功名蓋世，不得善終矣。』賈似道扯住道人衣服，問道：『我果有功名之分，若得一日稱心滿意，就死何恨。但目今流落無依，怎得個遭際？富貴從何而來？』道人又看了氣色，便道：『滯色已開，只在三日內自有奇遇，平步登天。但官人得意之日，休與秀才作對，切記切記。』說罷，道人自去了。賈似道半信不信。

看看捱到第三日，只見賭博場中的陳二郎來尋賈似道，對他說道：『朝廷近日冊立了賈貴妃，十分寵愛，言無不從。賈貴妃自言家住台州，特差劉八太尉往台州訪問親族。你時常說有個姐姐在宮中，莫非正是貴妃？特此報知，果有瓜葛，可去投劉八太尉，定有好處。』賈似道聞言，如夢初覺，想道：『我父親存日，常說曾在劉八太尉家作寓，往來甚厚。姐姐入宮近御，也虧劉八太尉扶持。一到臨安，就該投奔他纔是。却閑蕩過許多日子，豈不好笑！雖然如此，我身上藍縷，怎好去見劉八太尉？』心生一計：在典鋪裏賃件新鮮衣服穿了，折一頂新頭巾；大模大樣，搖擺在劉八太尉府中去。自稱故人之子台州姓賈的，有話求見。

劉八太尉正待打點動身，往台州訪問賈貴妃親族。聞知此言，又只怕是冒名而來的。喚個心腹親隨，先叩來歷分明，方准相見。不一時，親隨回話道：『是賈涉之子賈似道。』劉八太尉道：『快請進。』原來內相衙門，規矩最大。尋常只是呼喚而已，那個『請』字，也不容易說的。此乃是貴妃面上。當時賈似道見了劉八太尉，慌忙下拜。太尉雖然答禮，心下尚然懷疑。細細盤問，方知是實。留了茶飯，送在書館中安宿。

次早入宮，報與賈貴妃知道。貴妃向理宗皇帝說了，宣似道入宮，與貴妃相見。說起家常，姊弟二人，抱頭而哭。貴妃引賈似道就在宮中見駕，哭道：『妾只有這個兄弟，無家無室，伏乞聖恩重瞳看覷。』理宗御筆，除授籍田令。即命劉八太尉在臨安城中，撥置甲第一區；又選宮中美女十人，賜為妻妾；黃金三千兩，白金十萬兩，以備家資。似道謝恩已畢，同劉八太尉出宮去了。似道叮囑劉八太尉道：『蒙聖恩賜我住宅，必須近西湖一帶，方稱下懷。』此時劉八太尉在貴妃面上，巴不得奉承賈似道。只揀湖上大宅院，自賠錢鈔，倍價買來，與他做第宅。奴僕器用，色色皆備。次日，宮中發出美女十名，貴妃又私贈金銀

寶玩器皿，共十餘車。似道一朝富貴，將百金賞了陳二郎，謝了報信之故。又將百金賞賜典鋪中，償其賃衣。典鋪中那裏敢受？反備盛禮來賀喜。自此賈貴妃不時宣召似道入宮相會，聖駕游湖，也時常幸其私第。或同飲博遊戲，相待如家人一般，恩幸無比。似道恃着椒房之寵，全然不惜體面，每日或轎或馬，出入諸名妓家。遇着中意時，不拘一五一十，總拉到西湖上與賓客乘舟游玩。若賓客衆多，分船并進。另有小艇往來，載酒肴不絕。你說賈似道起自寒微，有甚賓客？有句古詩說得好，道是：『貧賤親戚離，富貴他人合。』賈似道做了國戚，朝廷恩寵日隆，那一個不趨奉他？只要一人進身，轉相薦引，自然其門如市了。文人如廖瑩中、翁應龍、趙分如等，武臣如夏貴、孫虎臣等，這都是門客中出色有名的，其餘不可盡述也。

一日，理宗皇帝游苑，登鳳皇山，至夜望見西湖內燈火輝煌，一片光明。向左右說道：『此必賈似道也。』命飛騎探聽，果然是似道游湖。天子對貴妃說了，又將金帛一車，贈為酒資。以此似道愈加肆恣，全無忌憚。詩曰：

天子偷安無遠猷，縱容貴戚恣遨遊。

問他無賽西湖景，可是安邊第一籌？

那時宋朝仗蒙古兵力，滅了金人。又聽了趙范、趙葵之計，與蒙古構難，要守河據關，收復三京。蒙古引兵入寇，責我敗盟，淮漢騷動，天子憂惶。賈似道自思無功受寵，怎能勾超官進爵？又恐被人彈議；要立個蓋世功名，以取大位，除非是安邊蕩寇，方是目前第一個大題目。乃自薦素諳輶略，願往淮揚招兵破賊，為天子保障東南。理宗大喜，遂封為兩淮制置大使，建節淮揚。賈似道謝恩辭朝，携了妻妾賓客，來淮揚赴任。

三日後，密差門下心腹訪問生母胡氏，果然跟個石匠，在廣陵驛東首住居。訪得親切，回復了似道，似道即差轎馬人夫擺着儀從去迎接。本衙門聽事官率領人夫，向胡氏磕頭，到把胡氏險些唬倒。聽事官致了制使之命，方纔心下安穩。胡氏道：『身既從夫，不可自專。』急教人去尋石匠回家，對他說了。石匠也要跟去，胡氏不能阻當，只得同行。胡氏乘轎在前，石匠騎馬在後，前呼後擁，來到制使府。似道請母親進私衙相見，抱頭而哭。算來母子分散時，似道止三歲，胡氏二十餘歲，到今又三十多年了，方纔會面相識，豈不傷感？似道聞得石匠也

跟隨到來，不好相見。即將白金三百兩，差個心腹人伴他往江上興販。暗地授計，半途中將石匠灌醉，推墜江中，只將病死回報。胡氏也感傷了一場。自此母子團圓，永無牽帶。

似道鎮守淮揚六年，僥幸東南無事。天子因貴妃思想兄弟，乃欽取似道還朝，加同樞密院事。此時丁大全罷相，吳潛代之。那吳潛號履齋，為人豪雋自喜，引進兄弟，俱為顯職。賈似道忌他位居己上，乃造成飛謠，教宮中小內侍于天子面前歌之。謠云：

大蜈公，小蜈公，盡是人間業毒蟲。賁緣攀附百蟲叢，若使飛天便食龍。

天子聞得，乃問似道云：『聞街坊小兒盡歌此謠，主何凶吉？』似道奏道：『謠言皆熒惑星化為小兒，教人間童子歌之。此乃天意，不可不察。』蜈與「吳」同，以臣愚見推之，「大蜈公，小蜈公」，乃指吳潛兄弟，專權亂國。若使養成其志，必為朝廷之害。陛下飛龍在天，故天意以食龍示警。為今之計，不若罷其相位，另擇賢者居之，可以免咎。』天子聽信了，即命翰林草制，貶吳潛循州安置，弟兄都削去官職。似道即代吳潛為右丞相，又差心腹人命循州知州劉宗申，日夜拾撫其短。吳潛被